

咳
餘
叢
考

陔餘叢考卷十一

陽湖 趙翼 耘菘

新唐書列傳內所增事蹟較舊書多二千餘條其小者不必論其有必不可不載而舊書所無者今撮於後

楊貴妃傳舊書不載其先爲壽王妃事但云武惠死後庭無當意者或言楊元琰女有色乃召見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帝大悅云云新書補之謂帝令自出妃意丐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聘韋昭訓女

舊唐書國史補文故有隱諱也

憲宗郭皇后歷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爲太后及宣宗卽位宣宗母鄭氏本后侍婢有宿怨故宣宗奉后禮稍薄

后鬱鬱不自聊登樓將自殞左右其持之乃免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是后之不得善其終也通鑑載之甚詳而舊書則謂宣宗繼統恩禮愈隆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是全沒其實矣新書詳載其暴崩之事較爲得實又后崩後太常王侁請合葬於憲宗陵宣宗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侁曰后乃憲宗東宮時元妃順宗子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事遂定此亦當時一大事乃舊書亦不載

武宗王賢妃舊書謂其事闕故不載然賢妃當武宗餌藥求長生而膚澤消稿妃獨憂之及武宗病亟妃誓以身殉帝崩遂自經當時妬妃者亦皆義其所爲事見通

鑑則宋時尙有紀述於世此雖小事然舊書旣立傳何得毫無事實耶新書補之亦見考據

韓王元嘉傳新書增武后詔諸宗室朝明堂元嘉遺告諸王謂大享後必盡誅諸王不如先事起於是瑯琊王冲卽發兵起此亦武后朝一大事也舊書不載

蘇良嗣傳良嗣爲相時遇薛懷義於朝頗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懷義曰師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此亦見武后之淫毒而仍能用正人舊書乃不載新書補之

曹王明傳其母本巢刺王妃太宗欲立爲后魏徵諫而止此見太宗開國之初內行有缺其後唐家累以色荒

未必不由此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懿德太子重潤傳高宗立重潤爲皇太孫裴敬彝王方慶以爲晉立愍懷子爲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爲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既有皇太子又立皇太孫於古無例此議足爲後世法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爲皇太子仁傑力言人心未厭唐匈奴犯寇使三思募兵踰月無應者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后怒罷議後又與王方慶因論雙陸力言姑姪不如母子之親以悟后遂迎廬陵此見仁傑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王綝傳李德裕稱王方慶

即綝

爲相時其子爲斜州刺史

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子今尙在遠臣之子何敢相近欲以感悟后此亦見琳之忠於唐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桓彥範傳敬暉桓彥範等斬張易之後后令太子還宮彥範曰太子不可再歸陛下應傳位太后乃臥不復言中宗由是復位此廬陵復位時一大事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姚崇傳元宗欲相崇崇先以十事邀說此乃相業之始後來功勳俱自此立舊書竟不載新書補之

宋璟傳新書增郝靈佺出使斬默啜首以獻璟恐天子喜邀功抑之不擢此見璟之識大體舊書不載新書補

之良有意也又增後來張嘉貞爲相閣堂案見璟危言切論未嘗不失聲太息此尤見璟之生平

李林甫傳林甫有堂如偃月欲搆陷人卽入而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則其家碎矣又論諸言事者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飲三品料一鳴卽斥矣由是諫疏絕此皆老奸稔惡之蹟舊書不載新書增之按舊書謂林甫無文學嘗讀枕杜爲杖杜寫弄璋爲弄麋此等碎事旣詳之而偃月堂立仗馬等事反不載何也新書於枕杜弄璋反刪之以所重不在此也可謂得要矣

劉晏傳新書增其辭永王璘之官璘反時晏守餘杭力拒之及晏被籍後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此有關晏之

品行舊書不載

田神功傳神功初受祿山僞官後率眾歸朝又以兵敗降於史思明既又自拔歸舊書全不載竟似未嘗失身於賊者新書補之

段秀實傳新書增郭晞軍士縱暴秀實斬十七人及大將焦令謨責農租秀實賣馬代償令謨愧死二事皆舊書所無按此出柳宗元所記段太尉逸事狀謂之逸事必是國史所本無者宗元蓋嘗見國史本傳故另作狀以著之由此以推可見舊書全抄國史原本新書則叅考他書成之亦見子京用功之深也

盧杞傳杞以私憾陷顏真卿使於李希烈被害又崔寧

以播遷咎杞杞卽誣寧反帝殺之此等事正見杞之奸惡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鄭注傳中丞王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注奏言願入護喪實欲俟羣閹送喪以鎮兵悉擒誅之李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遂有甘露之變此等大事乃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夔王滋傳昭宗命滋領侍衛諸軍將幸太原韓建邀次華州惡諸王將兵誣以他語遂罷其兵然韓建十六宅矯詔以兵圍而殺之凡十一王此何等事舊書竟不載新書書於此

朱玫傳宰相蕭遘密召玫迎帝玫趨鳳翔田令孜劫帝

走攻追不及乃立襄王煜此何等事舊書不著其詳新書補之

仇士良傳甘露變後士良恣橫益甚劉從諫以李訓所移誅宦官書騰於朝請王涯等罪名欲以死清君側累指士良等罪惡文宗倚其言差白強士良憤文宗與訓注同謀夜半命直學士崔慎由草廢立詔引至帝所面數帝過失帝俛首而已慎由以死自誓士良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送慎由出曰毋泄禍及爾族慎由記其事藏篋中將歿以授其子緇郎故緇郎終與朱全忠盡誅宦官也士良請老還第中人送之士良戒以事天子不可令閒暇觀書史見儒臣但以聲色狗馬惑其心而

已此數事皆當時開禍可垂戒後世者舊書不載新書增之

田令孜傳令孜擅權所爲不法拾遺侯昌蒙劾之反賜死黃巢之亂令孜導帝幸蜀賞勞不及黃頭軍軍將變帝與令孜係東城自守拾遺孟昭圖上疏宐與宰相羣臣共安危令孜矯詔貶昭圖使人沉之於江楊復光之黨曹知慤遣人人長安攻賊營帝將還知慤擁眾散關欲閱羣臣可歸者納之令孜忌之密令王行瑜以兵襲殺其眾令孜又募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此皆令孜罪舊書不載新書補之來俊臣傳俊臣子誦樊戩以謀反誅戩子訴闕下不得

奏因自刎腹死上已日俊臣與其黨集龍門題籍紳名於石抵而仆者先告抵李昭德不中昭德知之乃令衛遂忠發其姦言自比石勒欲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衛謀反方俊臣用事託天官選者二百餘員及敗有司自首武后詰之對曰亂陛下法身受戮忤俊臣覆臣族此皆見俊臣之惡舊書不載新書補

顏泉明傳顏杲卿之子泉明先從杲卿討賊杲卿敗泉明客壽陽史思明獲之械送幽州間關得免後爲郾令遷彭州司馬皆有善政孤藐相從百口飢粥不給無悔嘆此忠臣之後之能世其家者舊書不載新書補之

舊唐書所載亦有不應刪而新書反削之者今亦

錄於後

和思趙皇后傳舊書載其死後莫知瘞所將招魂葬之
祔於中宗陵彭景直上言招魂非古法宜據漢書郊祀
志葬黃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禭衣祔葬按此可
備變禮之用宜存新書不載

順宗王皇后傳舊書載后崩後公卿進謚議欲告天地
宗廟禮院奏曰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古者天
子稱天以誄之皇后之謚則讀於廟江都集禮引白虎
通曰皇后何所謚之以爲於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
於郊故天子謚成於郊皇后謚成於廟詔從之又初稱
謚曰莊憲王太后禮儀使鄭絪引開元中昭成皇太后

謚號之議謂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義繫於子
今百司移牒恐不合除太字至神主入廟始當去之此
亦議禮故事新書不載

封常清傳舊書載其臨刑時遺表全文蓋以明其心跡
且著其枉也新書節之不過一二語雖覺簡淨殊少意
味

李嗣業傳香積寺之戰嗣業以長刀陷陣固爲戰功第
一及收長安後進取東都新店之戰王師又敗郭子儀
已爲賊兵所包賴嗣業與回紇夾擊賊始遁去此亦嗣
業大功也舊書詳之新書乃不錄

渾瑊傳舊書載瑊爲會盟使與土番盟黎樹園爲土番

所劫之事甚詳新書但云爲結贊所劫副使以下皆陷
惟瑊得免按黎樹園劫盟乃當時一大事瑊爲會盟使
則此事不詳於瑊傳而詳於何處耶新書蓋恐形瑊之
失策故略其詞耳

李吉甫傳舊書吉甫監修國史上問時政記記何事對
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
言卽今起居舍人右史記事卽今起居郎永徽中宰相
姚璿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請隨奏對而記於仗下以
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此於朝制有關係新書刪之
張澹傳澹建議討李克用舊書全載克用訴表正見澹
之蓋浪生事及克用之負氣不恭新書盡刪之豈爲澹

諱耶抑爲克用諱耶

王處存傳舊書黃巢據京師處存退驍卒五千以白絹爲號夜入京賊已遁軍人皆釋兵爭據第宅坊市少年多帶白號劫掠賊偵知之自溺上復襲京師市人以爲王師歡呼迎之處存爲賊所迫收軍還營賊怒召集兩市丁壯七八萬殺之血流成渠此亦一大事新書不載新舊唐書有彼此互異者今據通鑑綱目唐鑑貞觀政要五代史北夢瑣言等書稍爲訂正於後

鄒國公薨舊書在武德二年五月新書在八月按綱目皇泰二年八月唐鄒國公薨隋之皇泰二年卽唐高祖武德二年也薨以八月與新書同

突厥殺劉武周舊書在武德三年秋新書在武德五年
秋按綱目書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劉武周及金剛
走死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謂是時武周聞金剛
敗懼而走突厥久之謀亡歸馬邑事泄爲突厥所殺其
曰久之則原非一時之事蓋武周之逃在三年而被殺
在五年也

皇太子建成破劉黑闥舊書在武德五年冬新書在六
年春按綱目武德五年冬淮陽王道元擊黑闥敗沒十
一月始遣建成擊之十二月兵至昌樂黑闥亡走六年
正月諸葛德威擒黑闥以獻斬之是破黑闥在五年冬
新黑闥在六年春舊書并爲一時誤

舊書元和四年十月立鄧王寧爲皇太子大赦新書立太子在是年閏三月大赦在十月按綱目是年閏三月制降繫囚蠲租稅此卽大赦也是月又書立鄧王寧爲皇太子是立太子在閏三月與新書同然綱目赦在前立太子在後非因立太子而赦也三書俱不合未知孰是

李密致書唐公欲自爲盟主及唐公答書僞相推奉之事舊書敘在殺翟讓之後新書敘在殺翟讓之前按密自殺讓後聲勢益盛則致書高祖應在此時然通鑑綱目俱書此事在殺翟讓之前蓋密自取興洛倉讓推密稱魏公則已爲羣雄中巨擘而唐祖是時方起兵勝敗

未可知故密以勢相凌有自爲盟主之意唐祖亦僞相推奉以驕之及密殺讓時唐祖已取長安密豈復敢以勢相凌也閱綱目所書先後次第自見舊書應誤

舊書江夏王道宗傳征高麗時道宗與李靖同爲先鋒新書則云與李勣同爲先鋒按靖傳征遼時靖已老太宗雖欲用之以其老不果而勣寔在行則道宗所同李勣非李靖也舊書誤

舊書魏元忠傳元忠陷周興獄詣市將刑則天以其平敬業功免死流配貴州方臨刑時則天先令傳聲監刑者遽欲釋之元忠曰未知勅虛實則天遂宣勅然後起謝諄詔還爲御史中丞又爲來俊臣侯思止所

陷再流嶺南新書則以此臨刑傳赦事謂爲來俊臣所
陷而俊臣獄之前先爲周興所陷當死以平揚楚功得
流俊臣獄之後又爲侯思止所陷仍貶於嶺南是元忠
凡三被流周興獄一也來俊臣獄二也侯思止獄三也
舊書則僅周興一次俊臣思止并作一次凡兩被流而
已然舊書又云前後三被流則天問曰卿何以累被得
謫然則元忠在武后時被流者凡三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敬暉等誅張易之兄弟時薛季昶勸并誅武三思
等暉與張柬之不肯及三思附韋后得柄柬之嘆曰主
上昔稱勇烈吾畱諸武莫上自誅耳是不誅諸武由暉
及柬之之誤也新書敬暉及桓彥範傳則謂季昶勸時

暉亦苦諫而彥範不從是暉亦欲誅諸武者其誤乃由
彥範也又以畱諸武待上自誅之語爲彥範之言今按
通鑑二張之誅也季昶謂東之暉曰二兇雖除產祿猶
在去草不除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
肉耳是暉及東之皆不肯誅諸武與舊書所記同其畱
諸武待上自誅之語亦以爲東之所言然則當以舊書
爲是

舊書王同皎謀誅武三思爲同謀冉祖雍所告乃被殺
新書謂宋之遜兄之間嘗舍同謀張仲家知其事令之
遜之子真密告三思按通鑑宋之問及弟之遜乃密告
三思遂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

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據此則告同儉者出於之遜兄弟况非祖雍本黨於三思在五刑之列同儉豈肯與之同謀耶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謂王鉞權盛時雖李林甫亦畏之新書謂鉞雖得君然畏林甫謹事之按舊書安祿山傳李林甫爲相朝臣莫敢抗禮祿山來謁不甚罄折林甫召鉞鉞至趨拜甚謹祿山乃悚息是鉞之事林甫固甚謹舊書旣詳其事於祿山傳而鉞傳反云林甫亦畏之何耶

舊書韋見素傳祿山國忠爭寵時見素無所是非遂至凶逆犯順不措一言新書見素傳則謂祿山請以番將三十二人代漢將見素力言於帝謂祿山反狀甚明按

綱目分注是時見素謂國忠曰祿山反狀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極言反已有迹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與新書同當以新書爲是

舊書安祿山傳楊國忠屢奏祿山必反天寶十二載上令輔璆琳覘之得其厚賂還盛稱其忠國忠又云召必不至乃召之十三載謁於華清宮遂以爲左僕射遣回新書十三載祿山來謁華清宮明年國忠謀授祿山宰相制未下帝使輔璆琳賜大柑因察之璆琳得厚賂還言無他帝遂不召據舊書則璆琳之遣在十二年據新書則在十四年今按通鑑綱目二書十三載祿山入朝帝欲加以平章事國忠謂祿山目不知書乃以爲左僕

射十四載國忠又請除祿山平章事召入朝而以賈循等分領祿山所部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璆琳覘之璆琳得賂還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曰祿山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勿憂也乃止正與新書同當以新書爲是

貞元三年射生將韓欽緒等與妖僧李廣宏謀反舊書本紀謂欽緒以游瓌子特赦之新書本紀則云韓欽緒伏誅按舊書游瓌傳謂李廣宏謀反事發德宗命內官捕其黨與斬之而不明言欽緒之或殺或赦新書游瓌傳欽緒奔邠州中人捕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并執欽緒二子送京師帝赦之旣曰捕斬以狀示游瓌矣則欽

緒已被斬可知也况游瓊懼誅并以欽緒之子送京師
敢匿欽緒乎通鑑欽緒以抵邠州械送京師與軟奴即屬
等皆腰斬是欽緒之伏誅通鑑與新書皆同舊書所謂
赦之者蓋誤以赦欽緒之子爲赦欽緒耳

魚朝恩之死舊書上罷朝恩觀軍容使會寒食入宴有
詔畱之朝恩懼言頗逆上亦不之責是日還第自經死
新書則云宴罷朝恩將還營有詔畱之帝責其異圖命
左右擒縊殺之外無知者明日下詔罷其觀軍容使外
人皆言既奉詔乃自縊云綱目所書亦與新書合則舊
書所謂罷官後自縊死者非也蓋唐時國史本諱之舊
書但仍其舊不暇改訂耳

舊書第五琦傳賀蘭進明遣琦奏事蜀中元宗大喜卽命爲江淮租庸使新書琦傳謂肅宗在彭原琦奏事訖卽言當今急務在財用帝乃令勾當江淮租庸使據舊書則元宗所命也據新書則肅宗所命也按通鑑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爲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悅以爲租庸使綱目亦書此事在上皇遣使以冊寶傳位肅宗之前然則琦之爲租庸使尙是元宗所命也當以舊書爲是

新書李泌傳德宗謂泌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朕殊不知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舊書杞及李勉傳則俱

以此語爲勉之言而泌傳不載按通鑑及綱目德宗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其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與新書同舊書謂李勉者應誤

舊書本紀貞元元年正月始聞顏真卿爲李希烈所殺追贈司徒謚文忠新書本紀則書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殺宜慰使顏真卿據舊書是年正月已聞真卿被害則被害時尙在前也據新書則是年八月始被害也按綱目興元元年八月真卿爲希烈所殺貞元元年正月贈真卿司徒謚文忠是真卿被害於興元元年八月贈謚於次年正月與舊書同新書蓋誤以上年八月爲是

年八月耳

舊書武宗會昌元年九月幽州軍亂逐其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爲留後八月雄武軍使張絳奏行泰慘虐不可爲帥請以本鎮軍討之許之遂誅行泰詔以絳知兵馬使明年二月令知留後事仍賜名仲武是張仲武卽張絳也新書則云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留後閏月軍將張絳殺行泰自稱留後十月軍亂逐絳雄武軍使張仲武入於幽州則仲武與絳截然兩人也按藩鎮傳行泰邀節度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求帥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又通鑑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後務旣而復亂殺行

泰立張絳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吏奉表
李德裕以爲其辭理較順可許乃詔以仲武爲畱後是
通鑑所紀與新書合仲武與絳明係兩人舊書謂絳卽
賜名仲武者誤

舊書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節度使周繼卒軍中立
牙將張允伸爲畱後新書則云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
張直方牙將張允伸自稱畱後攷之藩鎮傳亦云張仲
武卒子直方襲畱後慮其下爲變逃奔京師軍中推張
允伸爲畱後是允伸之前卽直方而無所謂周繼者然
舊書張允伸傳大中四年戎帥周繼寢疾表允伸爲畱
後則允伸之畱後得之周繼而非接自直方顯然明曰

又通鑑云盧龍節度使周繼薨軍中表請張允仲爲副
後則與舊書相合是允仲之前有周繼新書謂直方後
允仲卽爲副後者誤

舊書鄭畋傳畋鎮鳳翔抗黃巢會臥病以地當賊衝宐
用武將乃薦李昌言自代而身自赴行在新書則云畋
在軍府司馬李昌言襲之畋好語曰公能戢兵愛人爲
國滅賊則守此可矣乃委軍去昌言自爲副後是畋之
去寔昌言逐之也綱目分注亦謂昌言在興平因犒賞
稍薄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畋登城好語之乃委以
副務卽日西赴行在與新書所記同舊書誤

舊書本紀寶應元年冬賊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首

來獻請降朝義傳亦云朝義走幽州賊帥李懷仙於莫州生擒之送欵來降梟首至闕下新書本紀則云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朝義傳亦云朝義先奔莫州田承嗣給令還幽州以懷仙兵來再戰朝義遂出而承嗣卽以城降官軍朝義至范陽懷仙部將李抱忠不納謀奔兩番懷仙招之至幽州自縊死懷仙斬其首傳長安據此則朝義先至莫州後又至幽州縊死非被擒於莫州也綱目書此事云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朝義傳首京師分注亦云朝義屢敗田承嗣說令往幽州起兵朝義旣出承嗣卽降時朝義范陽節度使李懷仙已降朝義至不得入乃東奔欲入契丹懷仙

遣兵追之義乃自縊懷仙斬首以獻所記雖與新書小異然其爲至幽州自縊則同非擒於莫州也當以新書爲據

舊書楊復光傳黃巢犯江西復光遣吳彥宏諭降之巢卽令尙君長奉表歸國宋威害其功擊之巢怒復亂朝廷誅尙君長新書復光傳則云宋威擊王仙芝復光遣使約賊降仙芝遣尙君長如約威疾其功密請誅之故仙芝怨復叛黃巢傳亦云復光遣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遣蔡溫球楚彥威尙君長來降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乃斬君長仙芝怒還攻洪州據舊書則遣尙君長者黃巢也新書則王仙芝也按綱目明書乾符四

年冬王仙芝遣尙君長請降宋威執以獻斬之而三年之冬分注謂仙芝攻蘄州刺史裴渥言爲奏官授以左神策軍押牙仙芝喜甚黃巢大怒謂仙芝獨取官去使此五千餘眾將安歸仙芝遂不受命分其軍二千餘人從仙芝及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是蘄州分兵之後君長常隨仙芝不復在巢所也然則遣君長降者乃仙芝非巢也當以新書爲是

新書沙陀傳天復元年李克用爲汴兵所敗朱友寧長驅圍太原克用與李嗣昭周德威謀奔雲中李存信謂不如奔北番國昌妻劉語克用曰王嘗笑王行瑜失城走而死柰何効之克用悟乃止據此則勸止克用者國

昌妻也國昌乃克用之父其妻乃克用母也然五代史
唐家人傳云克用正室劉夫人明敏多智略常存信勸
走入北番時夫人曰存信牧羊兒安足計成敗公常笑
王行瑜棄邠州爲人所擒今乃自爲此乎則劉夫人乃
克用妻也通鑑及北夢瑣言亦謂克用妻劉夫人勸克
用固守其下又云夫人無子姬曹氏生存勗夫人待曹
加厚是劉夫人之爲克用妻也明矣乃新書以爲國昌
妻不知何據又通鑑謂是時克用甚懼嗣昭德威曰兒
輩在此必能固守五代史嗣昭傳亦云存信勸奔雲州
嗣昭力爭以爲不可是二人亦不主出奔之策者也而
舊書謂與二人謀奔雲州亦誤

舊書朱瑄傳汴師來攻瑄與妻出奔爲野人所害傳首
汴州妻至汴爲尼新書瑄出奔野人執以獻朱全忠斬
之而納其妻綱目分注又謂瑄棄城走野人執以獻其
弟朱瑾時守兗州聞其將康懷貞守城自出掠糧以給
軍全忠遣將襲兗州獲瑾妻子瑾奔淮南全忠納瑾妻
還張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亦拜且泣曰兗鄆與司
空約爲兄弟以小故起兵相攻使吾妯辱於此他日汴
州失守吾亦如吾妯之今日乎全忠乃出瑾妻而斬瑄
五代史梁家人傳太祖已破朱瑾納其妻以歸張后見
瑾妻云云與綱目同太祖乃送瑾妻爲尼后常給其衣食合二
書以觀則全忠所納者瑾妻而非瑄妻也舊書謂瑄妻

至汴爲尼新書謂全忠斬瑄而納其妻則皆謂瑄妻也
獨是五代史本歐公所作唐書亦歐公總裁何以並不
參訂耶又按五代史堯傳堯歸淮南後以殺徐知訓被
族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
氏收淚欣然就戮此蓋逃奔江南後再娶之妻也

北齊書
言亦以

南詔涉海及銅柱之誤

南詔傳楊國忠當國使李宓將兵十萬擊南詔涉海而
疫死者相踵按南詔雖有滇池洱海然自蜀至大理皆
陸路初不渡此也又云元宗使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復
立馬援銅柱銅柱在林邑國相距七八千里南詔安得

有之此皆傳聞之誤蓋宋時南詔已不入版圖故子京
無從考訂耳

順宗諸子傳

舊書冀王絳本名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絳本名滑初
封德陽郡王福王綰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新書則絳
本名滑初封岐陽郡王絳本名浥初封河東郡王

陔餘叢考卷十三

陽湖 趙翼 耘菘

五代史

宋金時五代史尙用薛居正所修金章宗始詔削薛史專用歐史事見章宗本紀今歐史列於正史自章宗始也書法嚴潔固爲諸史之最然韓通忠義不爲立傳前人已議之此猶或爲本朝諱也宋史張昭傳後唐張憲爲北京留守當莊宗遇難明宗將入或勸憲作表奉迎憲不肯遂死之是張憲乃唐莊宗完節之臣歐史既不列於唐臣傳又不入於死節傳亦屬疎漏朱溫之篡也唐相楊涉爲押國璽使其子凝式謂涉曰大人爲唐宰

相而使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罪况持天子璽與人雖保富貴柰于載何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累日此事唐書雖不載而通鑑載之甚詳則應是宋初共見其聞之事乃歐史絕不敘及亦未免意存廻護又袁文甕牖問評云南唐李後主旣降宋祖以其拒守久封以違命侯歐史凡說後主處皆書違命侯按陳壽三國志于孫權直稱名至蜀則必曰先主後主蓋壽本蜀人以父母之邦故也歐公吉州人正屬南唐其祖父皆南唐臣民也而忍斥之曰違命侯乎則五代史亦多有可議者

宋遼金三史總裁官皆列脫脫銜以脫脫乃都總裁也其餘則鐵睦爾達世賀惟一張起巖歐陽元四人皆總裁三史呂思誠則第總裁遼史而二史不與揭傒斯則總裁遼金二史而宋史不與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則總裁宋金二史而遼史不與今三史卷首具載可考也續綱目乃但記鐵睦爾達世等四人而思誠好文等不載未免疎漏又元史阿魯圖傳修三史皆爲總裁官則阿魯圖亦總裁也今宋史卷首進表尙係阿魯圖而三史所列總裁銜名不載而另列爲領三史蓋其官位又在都總裁之上也至纂修諸人三史各有專官不相攙越遼史四人則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昇陳繹曾也金史六

人沙刺班王理伯顏趙時敏費著商企翁也宋史二十
三人則幹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襲王思誠干文傳
汪澤民張瑾麥文貢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
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張翥吳當危素也卷帙繁多
時日亦極迫促自至正三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
卽告成以如許卷帙成於二三年之間宜其疎漏蕪雜
且纂修諸人各修一史不暇彙集三朝參互考訂故凡
南北交涉之事一經勘對輒見牴牾今姑摘數條於後
略可見當日漫無訂正也

明臣柯維祺以宋遼金三史合爲一書以
遼金附宋而列二王於本紀義例其嚴闕

二千年始成書名曰宋史新編見明史本傳又周敘以宋遼金三史
體例未當欲重修之正統中請於朝詔許自撰數年未及成而卒

遼宋二史相合處

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爲遼景宗乾亨元年是時宋征
北漢遼救之宋史是歲三月郭進大破契丹兵於關南
遼史是歲三月耶律緒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
敬烈及節度使都敏皮室詳穩唐筈皆死之此卽郭進
關南戰勝之事劉繼元降六月太宗乘勝自將伐契丹
宋史謂帝次幽州城南契丹軍城北帝率衆擊走之七
月帝率諸軍及契丹大戰於高粱河敗績遼史謂六月
宋主來侵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戰
於沙河不利此卽宋史擊走契丹軍之事七月耶律沙等及宋兵戰高粱
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此卽宋史謂梁肅王之事
遼史是歲十月韓匡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宋史十

一月關南言破契丹斬首萬級

此蓋即國詞敗績之事惟月日稍差

宋史太平

興國五年諸軍與契丹戰於莫州敗績遼史休哥敗宋

兵於瓦橋關守將張師出戰休哥奮擊敗之宋兵又陣

于水南休哥涉水擊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

此即宋史莫州敗績之事

遼史統和十七年十月攻遂城不克蕭繼遠攻狼山鎮

石砦破之次瀛州擒其將康昭裔次遂城殺宋兵殆盡

宋史咸平三年契丹犯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

此事相合

惟日月稍差

遼史統和二十一年四月蕭撻寧復宋將王繼忠

於望都宋史咸平六年契丹來侵望都副都部署王繼

忠陷於敵以上數事二史皆相合

遼宋二史不相合處

宋史太平興國四年取燕敗還之後七月劉廷翰及契丹戰於遂城西大敗之斬首三百級遼史不載此事而云十月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宋史太平興國五年三月潘美敗契丹兵於鴈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獲都指揮李重誨十一月關南與契丹戰大敗之此事遼史俱不載但云十一月宋兵夜襲營蕭幹等戰退之遼史乾亨四年四月帝自將南伐至滿城不利太尉奚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爲敵軍所圍斜軫救出之而宋史是年不載此事但有五月崔彥進敗契丹於唐興潘美敗契丹於鴈門宋史咸平二年九月鎮定都部署言敗契丹兵於廉良路殺獲甚衆十二月冀州言

敗契丹兵於城南殺千餘人契丹又攻威虜軍本軍擊敗之殺其酋帥三年正月丁亥范延召等追契丹至莫州斬首萬餘級此事遼史皆不載宋史咸平四年十月張斌奏破契丹兵於長城口十一月王顯奏破契丹兵殺二萬人獲統軍鐵林等是歲遼統和十九年並不載此事但云十一月宋兵出益津關來侵招古擊敗之遼史統和二十年四月太保達里底敗宋兵於梁門蕭撻凜破宋兵於泰州而宋史咸平五年並無交兵之事但有契丹大林砦王昭敏來降歷觀數事宋之勝也遼不言敗遼之勝也宋亦不言敗彼此各誇其功而諱其辱

蓋國史本如此

至如景德元年瀛洲之戰宋史則有威虜軍大破

契丹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攻定州宋兵於唐河擊其游騎石普高繼祖擊敗契丹數萬騎于崑嵐軍契丹攻瀛州李延渥敗之殺傷十餘萬契丹兵至瀘州其大帥撻覽耀兵出陣中伏弩死而遼史是年則云與宋兵戰於唐興大敗之蕭撻凜與宋兵戰遂城大敗之攻瀛州不克耶律課里遇宋兵於洺州敗之蕭排押獲宋田逢吉郭守榮等次瀘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二史所記一時之事惟撻凜中弩死相合瀛州之戰宋史謂殺傷十餘萬遼史但云攻瀛州不克其餘則各言勝而不言敗此皆修史者僅據國史原文而不暇互相參訂故也

又如遣使議和一事宋史謂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

遣使克沙骨慎思以書來講和遼史謂景宗保寧六年三月宋遣使來講和則未知孰先遣使也又遼史聖宗統和十二年八月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許辛酉宋又遣使求和不許而宋史淳化五年並無遣使講和之事至澶淵之盟遼史謂宋遣使遣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聖宗詔繼忠與使者會許和宋乃遣曹利用來卽遣韓杞持書報聘而宋史則謂契丹駐陽城因王繼忠致書於莫州繼忠又馳奏謂契丹請和乃使曹利用往議契丹卽遣韓杞來則又未知孰先求和也大抵交戰則諱言敗講和則諱言先兩朝脩國史時固已各自爭雄如此耳其列傳內更有不相合者宋史尹繼倫傳契丹入寇

李繼隆以兵萬餘護輜重赴威虜軍契丹將于越諜知之率數萬騎將邀於路遇繼隆不顧而去繼隆曰寇以我兵少蔑視我耳彼若捷則乘勝驅我而北不捷亦且泄怒於我無遺類矣今當卷甲疾趨出其不意乃命啣枚夜行至徐河天未明于越方與繼隆對陣未戰繼隆從後急擊殺其皮室一人眾驚潰于越方食乘善馬先遁眾大潰契丹自是不敢窺邊其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按于越乃契丹大官之號其時爲于越者乃休哥也而遼史休哥傳並不言徐河敗績之事宋史富弼傳弼在契丹議歲幣遼主欲用獻字否則用納字弼執不可遼使劉六符等來宋竟以納字與之是宋之輸歲

幣僅言納也遼史本紀及劉六符耶律仁先傳則謂六符等至宋定歲幣進貢名宋從之歲幣稱貢則宋竟用貢字矣此又其各自諱敗稱雄者也他如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一蕭撻凜也遼史作蕭撻凜宋史則曰撻覽于越乃官名非人名也尹繼倫傳則曰契丹于越下又云越去大軍四五里則竟似姓于名越者矣此又皆南北傳聞之訛而不暇審訂者也

遼金二史不相合處

遼天祚帝與金人交兵及議和等事遼金二史所載尙多相合如遼之天慶五年爲金收國元年黃龍府及護步答岡之戰六年撲鰲山之戰八年九年與金議和往

還封冊之事保大元年余覩叛降金二年遼主出奔邪
律淳僭位於燕病死其妻赴天德軍金主入燕以及保
大五年遼主被擒核之金史大槩俱相合惟遼史天慶
四年本紀云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服遣
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使勿討不聽阿疎來
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阿疎遼遣阿息保問境上多建
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舊不然
城未已也乃起兵攻寧江州遼使高仙壽蕭奉先討之
爲所敗又以蕭嗣先撻不也發契丹奚軍及禁兵討之
女直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大潰金史太祖卽阿骨打遣習古
廼銀朮可等往遼索阿疎習古廼等還具言遼主驕肆

廢弛之狀太祖遂起意伐遼備衝要建城堡遼遣阿息保來詰太祖曰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始爲備命蕭撻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乃號令諸部得二千五百人進次寧江州大敗遼師十一月遼蕭乂里及撻不野將步騎十萬至鴨子河太祖又大破之此卽遼史天慶四年事也然遼史謂天祚帝乾統元年阿骨打襲節度使則至是時已閱十有四年而金史以此事係於阿骨打襲位之二年竟抹卻中間一十二年蓋金史世紀尙未編年但總敘起事之由遂不服查核年歲致有此誤也又遼史天祚帝天慶二年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直在千里內

者以故事皆來朝遇頭魚宴酒酣命諸酋次第起舞獨
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
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
將爲患奉先曰粗人不知禮且容之阿骨打疑懼遂稱
兵先併芴近部族擄趙三等家屬趙三訴之奉先仍作
常事以聞後數召阿骨打稱疾不至明年阿骨打忽率
五百騎至咸州與趙三等而折阿骨打不屈一夕遁去
遣人訴於上謂咸州詳穩司欲見殺敕不敢畱自是召
不復至而金史世紀內不載此事蓋金源修國史時已
自爲諱耳又金史寧江州戰勝後羣臣皆勸進明年正
月太祖遂卽皇帝位國號大金建元收國則遼天慶五

年事也而遼史是年不書直至天慶七年本紀內始稱是歲阿骨打用楊朴策卽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則竟將金主建國之事移下二年矣金主天輔七年爲遼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崩于部堵樂而遼史是年不書乃于保大四年八月書金主阿骨打死是又移下一年矣豈編訂者誤算年分耶至如遼史張穀據平州金史作張覺蓋穀與覺音相近之故遼史保大二年遷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于天慶六年據東京已爲金將撻不也所戮安得至此時又降遼史誤也當以金史爲正

宋金二史不相合處

宋金二史凡南北交涉之事以兩朝本紀參考大槩多
相合惟宋史重和元年正月遣武義大夫馬政由海道
使女真約夾攻遼以兩國年號核算是年爲金天輔二
年乃金史天輔元年十二月宋遣登州防禦使馬政以
國書來二年正月使散覲如宋報聘則馬政至金反在
前而宋遣馬政反在後矣宋宣和元年爲金天輔三年
宋史是年金使李善慶來而金史是年使人無李善慶
但有李堇辭列曷魯等宋史則李堇等來聘又係之於
宣和二年歷觀此數年聘使之事非宋史移後一年卽
金史移前一年又金史天會七年五月拔離速襲宋主
於揚州按宋史是年爲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至天長

高宗在揚州卽赴杭州金人遂焚揚州三月高宗遭苗
劉之亂四月反正五月復幸建康若五月拔離速來襲
揚州高宗豈敢冒險前進乎當以宋史爲正金史蓋誤
以三月之事爲五月也王倫爲宋使被殺于金則宋史
宜立傳而金史不必立宇文虛中使金被留旣而仕於
金官至太常卿封河內郡公則金史宜立傳而宋史不
必立乃宋史則傳倫而并傳虛中金史則傳虛中而并
傳倫均失之矣韓常之被射中左目也金史謂宗弼與
張浚戰富平宗弼陷重圍韓常流矢中目拔去以土塞
創力戰宗弼得潰圍出則建炎四年事也宋史吳玠傳
則係之於仙人關之戰謂玠弟玠力戰敗金兵射韓

常中目則又屬紹興四年事矣至如黃天蕩之戰金史謂撻懶在濰州遣移刺古來援而宋史韓世忠傳則謂撻懶使字董太一來援宋史建炎二年金帥窩里盟陷濰州金史則云閣母克濰州則南北傳聞之誤又不必深論矣

宋遼金史舊本

脫脫等修史時原有舊日史稿諸臣不過仍其文而稍爲編次耳按元史伯顏既克臨安董文炳主留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乃悉收之及諸記注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此宋史所本也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

詔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中統三年又詔史天澤同鑄監修而宋史道學傳序云舊史以邵雍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此可見三史舊本也按阿魯圖等進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戡定之勲尋奉纂修之旨進金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輯金事於後脫脫等進遼史表云國旣邱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詞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世祖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因循有待益見宋金二史本取自宋金兩朝元世祖時已嘗修輯

雖遼代國史已失其本故所記載最爲簡略然曰世祖
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則世祖時蓋亦有成緒也惟三史
皆有舊本是以及不及三年遂能告成今其原本亦略有
可以意揣者如宋史牛皐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
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潁陳蔡諸郡
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
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
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賊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
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成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
衛二州大破兀朮軍金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
以爲恨云按此乃總敘岳飛之功非敘皐功也而在皐

傳末可見舊史本以臯傳附飛傳之末故於臯傳末復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獄死今乃以臯傳另爲一卷而臯傳末卻仍舊文又未將此總敘移在飛傳後竟似此功出乎臯矣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張凝李重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時原本凝與重貴二人亦不另立傳故附見於保裔傳後也今凝與重貴既各有專傳則保裔傳後自無庸贅敘此二人之歷官乃並不刪卻而仍其舊又陳隆之傳後附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歸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城垂陷汝歸猶提

雙刀入陳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
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時原本銳與汝鼎不另立傳故
附見隆之傳後也今銳汝鼎既各有專傳則隆之傳後
亦不必贅敘乃亦不刪卻可見當時纂脩諸人徒以意
爲割裂不暇參訂實難逃鹵莽草率之譏也

遼史

遼史最爲簡略以二百餘年事蹟而卷帙曾不及宋史
十分之一柯維騏謂遼代事實經金元兩朝歲月既久
益多散失此論固然然耶律氏起朔方未遑文教故記
述本自寥寥聖宗時始命劉晟馬保忠監修國史而先
世事蹟直至興宗道宗時始裒輯成書耶律孟簡傳云

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興宗命置局編修蕭韓家奴傳云擢翰林監修國史乃錄遼輦以來至重熙其二十卷上之其時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與蕭韓家奴其事編遼上世事迹及諸帝實錄蓋聖宗以前事皆是時所追述也道宗大安元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蓋又卽蕭韓家奴本而審訂成之其時劉輝謂道宗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臣亦請以趙氏初起時事詳附國史則不惟諸帝有實錄而更有全史矣金熙宗本紀皇統八年遼史成熙宗嘗于宮中閱五代及遼史可見遼史原有全書而多出於興宗以後之

追述故記載極爲簡略又金時党懷英與郝侯充遼史刊修官移刺益趙諷等七人爲編修官凡民間遼時碑銘墓誌及文集或記憶遼時舊事悉送官此章宗卽位初年事也章宗又命移刺履提控纂修遼史泰和元年又增脩遼史官三員有改除者聽以書自隨懷英致仕又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之則熙宗時遼史已有成書章宗時又修之元末脩史時不過仍其舊文稍爲編次耳然修史諸臣之草率亦略有可見者旣爲遼史則本國興兵之事不應自稱曰遼兵乃本紀貝州之戰云軍校邵珂開城門納遼兵賊城之戰云遼軍圍晉別將於戚城晉主自將救之遼軍引退鄴都之戰云慕容彥超

遇遼軍數萬至榆林遼軍又至彥超等力戰遼軍乃退
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反似他國記載而稱契丹爲遼軍
者又蕭塔刺葛乃太祖太宗時人耶律敵祿乃世宗穆
宗時人不應編在道宗諸臣蕭陶隗等之下此亦編次
之失檢也凡敘事本紀宜略列傳宜詳耶律斜軫傳宋
將楊繼業出代州斜軫令蕭撻凜伏兵於路明日繼業
至斜軫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
斜軫進攻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軍皆潰繼業爲流矢
所中被擒斜軫責曰汝與我國角勝三十年今日何而
目相見繼業但稱死罪而已初繼業在宋以驍勇聞號
揚無敵首建梗邇之策至狼牙村心惡之欲避不可得

既擒三日死云云此事既詳於斜軫傳則本紀但云斜軫敗宋兵擒其將楊繼業可矣乃本紀又縷縷敘之較本傳更爲詳悉此豈史家體例耶

宋史一

宋史卷帙最繁其中實有可不必立傳而拉雜列入者如侯益張從恩扈彥珂藥元福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鑄邊歸謙劉濤等皆歷仕五代宋初不過仍其舊官毫無功績何必一一列之其意以爲五代史既不載不得不於宋史存之也然如李穀李濤等在五代尙有事蹟可記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槩入之列傳仍不過敘其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

冊乎况薛懷讓等并未仕於宋而入之宋史乎又如王祐傳旣敘其拒盧多遜傾害趙普之謀又以百口保符彥卿無罪及手植三槐卜其後必昌等事則其子王旦傳不必複敘矣而且傳又縷縷述之神宗時新法行盡斥賣坊渡祠廟張方平爲南京畱守管內有闕伯微子廟亦在所賣中方平使劉摯草奏謂闕伯遷商邱主大火火爲國家盛德所憑微子宋始封之君本朝開國建號於此乞存其祀神宗驚駭亟批紙尾謂慢神辱國莫大於此此事旣載之方平傳則劉摯傳可只用一二語括之乃又一一詳敘何也李定以秀州判官薦授御史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力爭之則詳載其事於一人傳

中其餘各傳但云語在某人傳足矣乃既詳載於頌傳而大臨傳又詳之石介之死也夏竦挾宿憾誣以爲不死北走契丹奏遣中使按驗呂居簡傳則云中使來按甚急居簡曰發棺而空則北走無疑不然則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爲訓中使曰然則柰何居簡曰介死必有會葬之親族及棺斂之人召問無異可卽令具軍狀以應中使然之事遂已而龔鼎臣傳則云郡守杜衍既奉詔會問榘屬皆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百口保証其死衍出懷中奏示之曰吾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則一事而出兩人之保証固不妨各書乃二傳既詳載之而石介傳又一一鋪述不損

一字何其不憚煩也至王旦傳則全取王文正公遺事
一書抄撮成篇略無刪訂李綱傳至二萬餘言分上下
二卷尙有奏議載入也李全劇賊何亦分上下二卷乎
宜其卷帙之繁也

宋史二

宋史之病往往有數人共一事而立傳時則以其事分
繫之若各爲其事而不相同者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
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鄧驤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
驤一人之功矣不特此也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
入賊平功第一劉閭傳又謂閭從攻貝州穿地道穴城
閭先入衆始從遂登陴引繩而上遲明師畢入貝州平

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之賜謚文正也司馬光劉敞俱駁之乃光傳則曰光謂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改謚文莊略不及敞則似光一人所駁矣而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改謚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敞一人所駁矣高宗以邢后父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太后兄子忠厚除顯謨閣學士衛膚敏劉珏皆力言非制乃膚敏傳不及珏珏傳亦不及膚敏亦似兩人各爭一事蓋作傳者欲人人各記其功遂不自知其錯雜如此

宋史三

宋史楊延昭傳延昭卒帝遣中使護輓以歸河朔人多

望柩而泣按無尸曰柩有尸曰柩中使所護歸者卽柩也乃旣曰柩又曰柩意在稍變一字以避重複而不知已失其字義矣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兀朮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兀朮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復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紀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宋史於此等處亦略不訂正岳飛傳言紹興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募義來歸其後又云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招結兩河豪傑梁興旣於六年始來歸何得於五年先奉命去一撤離

明也吳玠傳作撒離喝李顯忠傳又作撒里曷兀朮也韓世忠岳飛等傳作兀朮宋汝爲葉夢得向子韶傳又作完顏宗弼史嵩之卽彌遠從子也乃傳但云慶元府鄞人似與彌遠另族不相涉矣其於宋與元交兵之處余玠謝枋得等傳稱大元兵忠義傳則曰北兵亦多不畫一葉夢得旣列於文苑傳則其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亦應敘人乃本傳侈言政績絕不及文學則何以列之文苑乎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爲稱謝使至金金主將侵淮勛與倫歸言和好無他云云按倫傳建炎元年倫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七年再使金回

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南九年再充使奉迎梓宮太后
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倫不從乃被縊死是倫
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尙有與曹勛使金
之事又曹友聞傳元兵攻我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
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
元兵戰時已六七十年安得尙統軍耶或另一李顯忠
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宐中傳遺張全合尹玉麻士龍
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
全宐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牧敗
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矢走
歸是張全並未嘗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將

宋華大戰於五牧則張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
莫此爲甚又劉師勇與姚訐守常州受圍數月城陷師
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躍不能去師勇舉手與訣
而去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
史伯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
後卽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
之難者此皆文之失檢者也

宋史四

宋史卷帙雖繁而事蹟又多有遺漏者太宗雍熙元年
爲遼景宗乾亨四年是歲景宗崩聖宗卽位乃宋史本
紀竟不載東軒筆錄王曾爲三元劉子儀語以一生喫

著不盡曾以志不在溫飽對此可見其人品素定而曾
傳無之范文正遣其子純仁南歸純仁見石曼卿之喪
未葬遂以所載麥四十斛連舟與之助其葬費此亦可
見其高誼而純仁傳無之蔡襄在泉州新造密雲龍團
茶進上歐陽修聞之曰君謨士人亦復爲此耶襄傳亦
不載朱子語類蘇過爲梁師成妻持服過傳亦不載名
臣言行錄狄青討儂智高至賓州夜宴將吏青忽起更
衣命親吏傳令勸酒青已潛出崑崙關破賊此事青傳
亦不載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軍中書
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曹助北
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黏罕子婦婉容自刎死此二

事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蜀賊王均之亂討平之者楊懷忠之功居多乃不爲立傳僅於雷有終傳附見張胤之傳謂其父泌自有傳而列傳並無張泌湧幢小品謂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故改壽辰爲十月十日而本紀亦不載錢氏私誌泰州徐神翁有道術蔡京常問以國運神翁曰天方遣許多魔君作壞世界太師亦是一箇又哲宗遣使以後嗣爲問神翁書吉人二字以達後徽宗登極乃知卽御名佖字也此宜入方技傳而方技亦不載

宋史五

宋史又有是非失當者南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死守

壽州周世宗攻之不拔其子崇諫謀出降仁贍斬之以
狗及仁贍病垂死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降是日仁
贍死則仁贍實未降也歐公五代史所以特列之於死
節傳中乃宋史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
曰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何其厚誣古人若此蔡確車蓋
亭詩引唐郝處俊事以武后比宣仁太后事發將謫嶺
表蘇軾傳謂軾奏請哲宗降手詔欲深治確而太后降
手詔貸之則仁孝兩得下又云太后心善軾言而不能
用按宣仁謂大臣曰帝卽位乃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
確自謂有定策功規爲異日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托
訕上爲名以逐之耳此正見宣仁防患未然去邪勿疑

之明決而軾傳謂太后心善其言不能用一似軾之言爲是而太后不聽者其是非不亦謬乎

宋史六

王明清揮塵錄及王銍默記皆言滁州之戰太祖兵已敗訪村民知有趙學究教授鄉塾多奇計乃叩之卽趙普也普爲畫計太祖卽用普鄉導乘夜取道清流關側蘆子坑浮西澗入北門直擣郡治皇甫暉方坐帳中治軍書聞變卽躍馬奔東郊太祖追及一劒揮之人馬俱墜遂就擒姚鳳卽以其衆降今本紀云暉鳳兵十五萬塞滁州太祖擊走之追至城下暉曰願成列以決勝負太祖笑而許之暉整陣出太祖擁馬項直入手刃暉中

腦并擒鳳與揮塵錄等所記不同獨醒雜志方臘旣敗
獨與千餘人入剡溪洞死拒童貫不能誰何乃命部將
僞爲朝廷招安者誘之以官旣出遂縶之父子皆檻送
京師伏誅而宋史韓世忠傳謂臘入青溪洞世忠挺戈
獨入擒之以出蓋據清溪志所記也而與獨醒志互異
又紹熙行禮記孝宗崩光宗以疾不過宮成服中外洵
洵宰相留正久去位樞密趙汝愚計無所出宗室趙彥
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柰何事急持刀向
朝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爲畫計請
於太皇太后以嘉王擴卽位宗寧而尊光宗爲太上皇使
韓侂胄等共成其事是首謀乃彥逾也今宋史彥逾及

汝愚傳謂汝愚謀立嘉王卽位欲倚殿帥郭杲爲用以告彥適彥適嘗有德於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寧宗卽位是此謀本出汝愚與紹熙行禮記又不同按葉適傳時中外洶洶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責知閤門事蔡必勝以不得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閤門事韓侂冑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冑關禮以內禪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禪祭立嘉王卽位是此謀本非始於汝愚亦可見也又尤延之傳朝廷定高宗廟配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而楊萬里亦言張浚當配食按誠齋揮麈錄謂洪景盧常以浚殺曲端一事輟其配享是邁乃輟

浚配享者而史則云邁請以浚配享何又牴牾若是耶
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
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據此則景盧本
未以浚入配享尤延之傳所云或係張俊也又文天祥
傳元主欲降天祥天祥不肯曰不得已以黃冠侍樽俎
可也此仍襲野史之訛按鄭所南心史有人告元主云
漢人欲挾文丞相擁德祐嗣君爲主元主召天祥面詰
天祥怒罵但求刀下死元主猶欲釋之俾爲僧或爲道
士又欲縱之還鄉天祥痛罵不止元主始殺之是黃冠
歸故鄉乃元主之意非天祥意也而宋史移作天祥語
豈不厚誣耶

宋史七

宋史蕪雜最甚卽一史之中亦多有自相矛盾者徽宗內禪一事李綱傳云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吳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而吳敏傳則謂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敏遂并薦綱入見則又似內禪本出於徽宗意也按張端義貴耳錄謂徽宗聞金人破燕夜詔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已并傳位太子明日罪已詔下淵聖登極并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

不是只傳位一事要靠做他功勞宋史蔡攸傳帝欲內
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
屬其客吳敏遂定議而李熙靖傳亦載道君皇帝曰外
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出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
族矣是則內禪本出自徽宗而李綱傳所云但據靖康
傳信錄詮次成篇恐未爲得實也或綱議適與徽宗合
遂成此事耶又如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傳謂平仲欲
劫營以士卒不得速戰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
聽平仲節度遂及於敗是劫營之計李綱實與聞之而
綱傳則謂平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則
又似綱初未與知者又綱傳紹興二年出知潭州荆湖

羣盜不可勝計綱悉蕩平之按是時尙有曹成等據湘
湘道賀等州而楊么在洞庭直至五年始滅皆岳飛平
之何得盡歸功於綱知潭州之歲也韓世忠固稱名將
然其始亦多可議劉光世部將王德殺世忠部將會詔
光世移屯世忠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解事見趙
鼎及李陵傳而滕康傳又謂世忠兵奪御器械逼諫臣
于死常同亦以此劾其驕狠無忌憚魏矼傳又謂內侍
李廌飲世忠于家刃傷弓匠是皆世忠之過而本傳絕
不載張浚因李綱誅宋齊愈劾其以私意殺侍從綱遂
罷相見於高宗紀及綱傳浚又嘗薦秦檜可任大事見
趙鼎傳又嘗與岳飛論呂祉王德鄴瓊兵事不合遂怒

飛因解兵奔喪歸浚猶謂其不得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見於高宗紀汪伯彥旣貶帝念之浚以伯彥舊嘗引已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知宣州見汪伯彥傳陳東伏闕上書黃潛善輩已殺之浚又奏胡瑄筆削東書欲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乃潛善客而瑄則李綱客也事見戴埴鼠璞乃浚傳於此等處並無一語惟殺曲端略見傳中而又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之獄其于鄆玃之叛又謂遣間持蠟書遺玃金人疑遂廢劉豫又幾欲以金人廢豫歸功於浚矣至楊么之擒皆岳飛力也而浚傳中全歸功於浚謂賊二十餘萬相繼降湖寇盡平絕不及飛一字何

也何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見汝楫傳鑄又嘗爲秦檜
劾王居正爲趙鼎之黨鼎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傳又
劾張九成黨趙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相
爲朋比見廖剛傳是鑄之姦邪不一而足乃鑄傳並無
一字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
竟似正直者他如文彥博以燈籠錦嬖張貴妃見唐介
傳而本傳不載建炎元年葉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
亂夢得被執見高宗本紀葉夢得初爲蔡京客京倚爲
腹心嘗爲京立元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
京黨落職見毛注強淵明胡安國等傳而本傳不載呂
頤浩引朱勝非以傾秦檜胡安國劾勝非不當復用安

國求去檜三上章留之見秦檜傳而安國傳不載李顯忠破宿州私其金帛又與邵宏淵忿爭遂致潰歸見胡銓傳而本傳亦不載岳珂守當塗橫斂百出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罔民而沒其財見徐慶卿傳而本傳亦不載辛棄疾附和韓侂冑開兵端見侂冑傳而本傳亦不載又成允文傳金主亮南侵王權白和州遁歸詔以李顯忠代權令允文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念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楊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捷顯忠實未嘗與也而顯忠傳則云金主將濟江詔以顯忠代

王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則以此捷分功於顯忠矣顯忠傳又云是時顯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則并以海陵之弑由於顯忠之復淮西按海陵因采石不得渡卽趨瓜洲尅日渡江未渡而被弑初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卽至瓜洲其間不過數日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弑後乘金兵之退而復之耳而必謂海陵之死由此又曲說也史彌遠之誅韓侂冑也本因楊皇后與侂冑有隙密使其兄楊次山與朝臣謀之彌遠遂奉命結參知政事錢象祖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伺侂冑早朝擁至玉津園搥殺之

彌遠象祖赴延和殿以聞帝猶未信越數日始下詔暴

佞冒罪

見楊皇后傳

此事應詳載於彌遠傳乃彌遠傳並不書

且云彌遠因用兵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亦具奏

乃罷佞冒陳自強而臺諫猶論不已佞冒始就誅召彌

遠對延和殿則竟抹卻彌遠擅殺一節似乎先奏請得

旨而後行誅矣理宗之立也寧宗早養宗室子貴和爲

皇太子賜名竑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

靜竑發之一日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

於此又嘗書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

彌遠懼乃陰謀立沂王子昀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

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宜乃沂王府中

皇子非萬歲巷皇子也陶至則引至柩前舉哀畢然後
召竑封爲濟王見濟王傳此則彌遠廢立之罪上通於
天本傳中自應一一詳載乃但云寧宗崩擁立理宗而
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成何信史乎凡若此之
類不一而足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
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
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
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
善而隱其惡遇有功處未有不附會遷就以分其美有
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修史者固當參互以核其實乃
不及考訂真僞但據其書抄撮成篇毋怪是非乖謬如

此也

宋史八

宋史卷帙又有當更定者張憲楊再興牛皐皆岳飛部將何以不附於飛傳後况皐傳末歷敘飛分遣諸將恢復東西京州郡之事非皐所遣而敘于皐傳可見舊史本以皐傳附飛傳之後及編次時忽離而二之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亦何以不附世忠傳後至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兄弟在蜀同功共事何以不與玠璘相次郭浩楊政又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何以不附於玠璘之後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旣已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郾延起義間關數國冒死南投

功名尤著魏勝起兵沁水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何不
彙列一卷以顯忠爲首勝寶友直次之秦檜擅國十九
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爲檜
所憐則次翁應附檜傳之後陳自強之附韓侂冑與次
翁之附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冑傳之後乃皆編入
列傳不著其姦黨何也權邦彥乃徽欽時人卒於高宗
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
皆欽高時人乃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勲劉才邵等皆
高孝時人乃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臣之後不幾顛
倒時代乎徐清叟徐榮叟兄弟也人品官位亦略相同
何以不毗連相次而各置一卷宣繒鄒應龍別之傑金

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珂諸傳但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則傳之何爲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宋史補之誠是矣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卽與趙范趙葵等破金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邊後因全擅殺殺制置使許國卽斬全使大罵曰逆賊受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會全攻恩州義斌卽出戰敗全全求制使徐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范亦謂善湘曰義斌盛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是趙范義斌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拓

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之五馬山兵敗不屈死見李則
此人何得不立傳而宋史竟遺之又一百第六卷既有
李熙靖常州晉陵人靖康之變以拒張邦昌偽命憂憤
不食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而死二百十
二卷又有李熙靖晉陵人張邦昌使直學士院憂憤不
食謂友人曰百官何日再朝天乎是一人也而竟重出
何其漫無審訂若此又南唐世家既立韓熙載傳矣劉
仁贍皇甫暉姚鳳皆南唐完節之臣何以又不爲立傳
以附於熙載之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皆仕於宋既
入之宋臣列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迥亦皆
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列傳而以附南唐西

修辭書考

卷之三

五

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也